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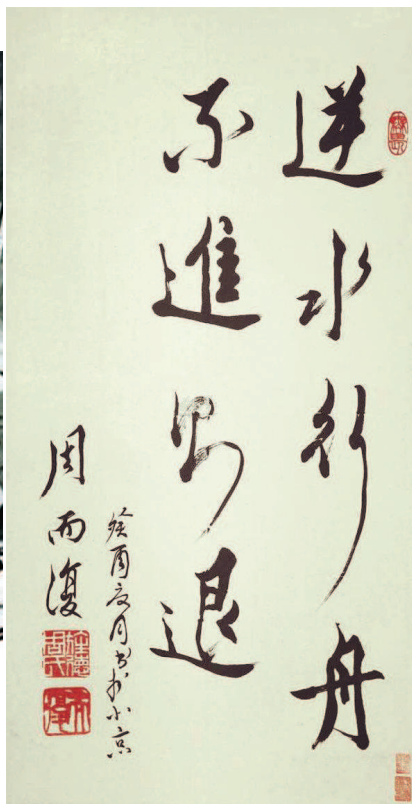


周而复：文学长路上的不倦旅人

■ 沈 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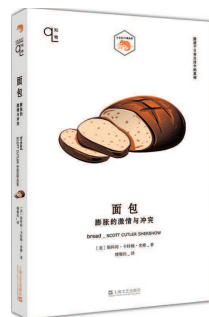
周而复,这位文学长路上的跋涉者,用毕生的心血,书写着他对养育自己的故国热土和人民的深沉的爱。



阅读前沿

孙琴安 忆卞之琳先生二三事
陈思和 纪念丁景唐先生
吴 玫 张北海往左,姜文往右
李 鑫 瑰丽的史家世界

每周一书



《面包：膨胀的激情与冲突》

【美】斯科特·卡特勒·舍修著
傅敬民译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定价：29 元

面包既是社会内聚力的象征：从餐桌边将面包分发给家庭成员，到神秘的圣餐仪式；它又时常指向社会冲突：比如因面包短缺而引起的战争，因食用不同种类面包而区分出的社会阶层。从经典文本到现代流行文化，不论是作为食物的面包，还是作为象征的面包，它都在讲述着关于它自己的故事。

本书是“知物系列”丛书中的一本，该丛书由兰登旗下的 Bloomsbury 出版社出版，该出版社成功策划了 J. K. 罗琳的“哈利·波特”系列，可见其眼光。这套“知物系列”预计围绕生活中的 30 多种物件展开，希望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具象或抽象之物的历史文化，来揭示出隐匿其背后的真相，探讨物质与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互动与影响。

我是 1993 年经老同事陈诏引介认识周而复先生的。那时候周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六卷本《长城万里图》业已出版，四卷本长诗《伟人周恩来》的修订仍在进行，收集旧文出版多卷本散文集和撰写回忆录等事宜也渐次排上日程，这位以“驽马”自称的老作家，在晚境中的文学路上依然奋蹄不息。作为报纸副刊的编者，我不时地约请周先生写稿（之前一直由陈诏联系），只要没有特殊情况，他总是爽快应允，有时手头有适当的文稿也会主动寄来。《解放日报·朝花》版的名人文章中，周而复是时常露面的一位。

那几年，周先生对表现八年全面抗战史诗故事的《长城万里图》出版后的相关事宜颇为关心。第一卷《南京的陷落》由翻译家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发行的时候，他第一时间托秘书李文芳先生与我联系，希望在报纸上发点信息，把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告诉读者。我立即据此写了新闻短讯，在夜班编辑部的支持下迅速见报。1997 年，美术家将《南京的陷落》绘成连环画出版，周先生在 11 月 18 日的来信中告知这一信息，并附来他为画册写的序言。我们当即约序文编发见报，以祭奠南京大屠杀 60 周年。

除了信稿电话往来，我有两次与周先生见面叙谈的机会，前

一次是 1995 年在北京万寿路翠微西里周寓所，后一次是 2001 年在上海衡山宾馆。从文化部副部长等高位上退下来的周先生待人平和热忱，一旦走近，谈话便推心置腹，决不把你当外人。

一部有价值的作品，很大程度是改出来的

好多人说周而复是写作快手，他本人对此则不是很认同，他说他的写作状况是完成第一稿确实比较快，但之后的推敲修改，花的时间可能更多些。写长篇时完成一稿之后，必定要置放一段时间，可能是一年，也可能两年。他说一部有点价值的作品，很大程度是改出来的。周先生讲了这么一段经历：《长城万里图》初稿写完（当时拟写三部），他把第一部稿子送给老朋友楼适夷（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）过目征求意见，楼先生读完后提出的修改建议让他“吃了一惊”，其中涉及结构主线、重要战役、全局和局部、上层和下层、正面和幕后等的关系设计，都要进行调整和充实。周先生说按这样的意见修改，好些地方必须推倒重来（那时第二、第三部也有了初稿），但他明白老朋友的专业意见是对的，再说

楼先生的提议同陈毅将军勉励他“写一部透视抗日战争全局的大作品”的精神也完全一致，于是他便决定“壮士断腕”，投入艰巨的改写“大工程”，作品规模也从三部扩展至六卷。

周先生先后完成的两个“大部头”著作，170 万字的《上海的早晨》自构思到最后一卷出版，用了 27 个年头（当然期间有非常时期的社会因素，作者个人曾遭受不堪言的大折磨），375 万字的《长城万里图》自启动到完工用了 16 年。周先生说：“有人称我大作家，其实我只是一个业余作家，我一生担任各种职务很多，不可能有专门写作的时间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地写。”后来我在他的一篇创作体会中看到他的时间安排：每天清晨 5 时起床，除去洗漱和吃早点，上班前的时间都用来读和写，晚上再利用一点，一天就有两个小时了。节假日除了必要的公务应酬，所有时间也都利用起来。

就小说而言，人物是灵魂

2001 年的那次晤面，是我接到李文芳先生的电话，说周老来上海了，住在衡山宾馆，明天下午有时间，希望能过去喝茶聊天。我便约了他的老友陈诏一同往访。

此次见到的周先生，显得苍老了好多，还有点耳背，但仍然神清气爽，思路明晰。

这次谈话中说起了“写人物”，周先生说不论是小说或散文，写人是最要紧的。他出访过几十个国家，写了一批海外交流游历散文，异国风情自然也很吸引人，但他更关注的是人物。他写过泰戈尔、贝多芬、达·芬奇、马克思等，每次都要用好多时间理清人物的主要品质、特点和自己的认知感受，方才提笔展纸写起来。陈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出版那么多年了，经过电视剧的演绎，一些人物形象至今都还记得。周先生认为就小说而言，人物是灵魂，写作者许多心思要放在这上头，他在写人物过程中遭遇的纠结和花的功夫是最多的。“我小说中的人物写得怎么样，要让读者去评判，但自己确实是尽力了。《长城万里图》写那么大的战争，上下左右的人物太多太多，不好处理啊！”

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延伸到“读人物”，周先生说巴尔扎克是自己喜欢的作家，许多人物写得很精彩，但如果真的要做比较，在塑造人物上还是不及曹雪芹。《红楼梦》中那么多人，百人百面，百人百心，极少雷同，真的是天才级的大能耐。陈诏是红学家，对周先生的评说也表示赞同。

（下转第二版）